

年五十五 選說小篇短

丁樹南
馬各編

黃春明
歐陽子
劉大任
吉錚
游健治
白先勇

馬各·丁樹南合編
五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爾雅出版社印行

I247.7
J173



換更回寄請，裝倒、損破、頁缺有如書本

有版權·勿翻印

年度小說前二集

五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定價
70元

編者：馬各·丁樹南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爾雅出版社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三巷三十三之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〇三六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號

總經理：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四二三號二樓

電話：三九四七一七二

印刷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八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一二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五月初版

楚菊王：計設面封

五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馬各·丁樹南合編

季季 在遠方的戰地上

一

黃春明 男人與小刀

三一

歐陽子 美蓉

五九

劉大任 落日照大旗

七五

吉錚 孤雲

九五

游健治 懺情

一一九

白先勇 遊園驚夢

一三三

在遠方的 戰地上

季季

——一九四二年七月，父親自菲律賓寄給母親的信——

「我希望戰爭趕快結束。我很希望看到做了母親的妳和我們的小孩。我對朋友說妳生了一男一女的雙胞胎，他們臉上竟沒什麼興奮表情，大家都被思鄉的情緒和砲聲、徒步、饑餓、飛機，一切戰爭的色彩塗得麻木近乎白癡了。大家心裏也許都清楚是在做什麼，但是大家的表情都像白癡了。我們在疲倦和憤怒裏生活着。在死亡的陰影和異族的統治下掙扎着。我很想念妳和那兩個不知是什麼模樣的小孩兒，我希望戰爭趕快結束，那時，希望我們見了面不會感到陌生。」

夜晚到來的時候，聽到遠處的砲聲，我真想擁抱妳。」

——一九四三年五月，媽媽的日記——

「佐藤先生要調回日本去了。他要求我和他回去。他說日本會贏得戰爭，恆木是沒希望回來的。啊！不能的，我和恆木的孩子要等恆木回來。我

不能和佐藤到日本去。我和恆木的孩子，是比佐藤先生重要的。」

——同年九月，媽媽的日記——

「佐藤先生說恆木不會回來，竟變成不是煽動我的話了。恆木！恆木！你還沒看過我們的小孩呀！怎麼就那樣去了？那樣不回來了呢！恆木！恆木！恆木！」

我恨死了這個戰爭。它讓我沒有丈夫，愛了別的男人而不能和他回去；生了小孩而沒有父親。恆木，我們是多麼渺小呀！我們有如戰場裏的一粒砂石。佐藤先生，現在我才明白，在戰爭的時候，人是沒有理由死守什麼的；同時我感覺到，在戰爭的時候，人最好不要有愛情。啊啊，我恨死了這個戰爭！」

——一九四三年以後的這些年中——

美國把原子彈扔在廣島。日本首相重光葵拖了一條木腳吃力的爬上米蘇里號代表日本天皇投降。馬歇爾的和平調處失敗。南美洲一個小國家在內亂中被一支一百人的破爛隊伍擊垮。英國勢力退出蘇彝士運河。日本變成戰後的新興工業國。臺北鬧分屍案。老師說：太陽、空氣、水，人生三大寶。哥哥說：我要到金門去了。肉販依舊守着血淋淋的攤子吆喝。農夫種稻。無子西瓜外銷。貴婦打牌。商店倒閉。烈日當空。大汗淋漓。夏日啊，什麼是妳最後的玫瑰？

——一九六三年七月，哥哥從金門的來信——

「知道妳要和冬林結婚了，我感到滑稽而且興奮。雖然我們同時出生，總覺得妳比我小很多，現在妳卻要先我結婚了，我希望能回去參加妳的婚禮。」

我在這裏生活很好，我們有快樂，同時有更多的衝動，就是對於戰爭的渴望。我們是如歐尼

派爾所說：想用自己的武力毀滅足夠的敵人來結束戰爭。雖然現在我們處於一種冷戰狀態，我們真寧願以真正的戰爭來得到一種真正的和平，而不是處於冷戰之下的和平。這是不一樣的。」

——同年九月，我的日記——

「哥哥不能回來參加我的婚禮了，永遠不能了。」

哥哥，你再不能感覺和平有幾種。現在你只有一種和平，就是永遠的把眼睛閉起來。永遠永遠地。」

——一九六五年九月，冬林自西貢來信——

「妳搬到臺北，對妳是好的。常找朋友聊聊天吧！一個人，也實在孤零的。想起這一點，有時覺得很對不起妳。」

勇敢一些吧！不要那麼神經質。我一定回去的。不要被報上那些軍事新聞嚇住，妳放心，我會回去的。相信我會回去的。」

夜晚到來的時候，聽到遠處的砲聲，我真想擁抱妳。妳好像在我眼皮上笑，但是，我擁抱的只是漆黑的虛空啊。啊，我會回去的。我要回去的。」

妳自己好好安排妳的生活吧！我不在的時候，妳要懂得照顧自己。我很快就要回去了。很快很快的，我要回去。」

*

他不在的時候。

那男孩的叫聲又模模糊糊的響起來了：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回來陪我玩！」

好像來自一個混沌不清的夢境的囁語，有節奏地循環地從什麼地方散發了出來。

那男孩一次又一次的叫着：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回來陪我玩！」

它慢慢變成清晰而有力量，把我從昨夜的黑暗拖出，把我喊醒了過來。

搬到這房子以來，已經兩個多月了，每天早上，我都從模糊的沉睡裏被那男孩的叫聲給吵醒了。

這麼多年來，我所渴望的，日夜在幻夢裏傾聽着的，正是這樣一個孩兒的叫聲：每天早上，那孩兒會靜靜地醒過來，微笑着眨着眼睛，一骨碌翻過身來吻我的臉頰，或者，撫摸我的頭髮，叫我：

「媽媽！媽媽！」

然後，響亮的嘻嘻哈哈朗笑着，躲在我的懷裏讓我摟着他，互相微笑的凝視着。或者，凝視清晨曙色的變化，或一羣在枝頭啾啾的麻雀；以及在街道上響着的車聲。從我懂得女人會生小孩以後，我就夢幻着這些了。那是多麼富足、多麼幸福、多麼寧靜的早晨啊！我把那個孩兒想成一個如何溫和、乖巧、可愛的小傢伙。我不喜歡他是喧鬧的，好動的，吵雜的，誇張而且壞脾氣而且驕縱的。對於未來，對於一個新的生命，我們總希望他是好的，而且是比我們更好。

冬林走了之後，我更渴望一個孩兒了。不管在沙發上假寐，在床上遐思，在小路上散步，在澡盆裏洗澡，我都會想到有一個孩兒的情景。我很仔細、很專心的想着那個孩兒將是什麼模樣，

想着他在床上吻我是什麼樣子；他叫我媽媽該是什麼樣的聲音？

「媽媽！媽媽！」

每次我都隱約聽到他在一個不知是何處的遠處叫喚着我，越叫越響亮，整個屋子都塞滿了那幻夢中孩兒的叫聲。

爲什麼他離我而去呢？爲什麼他不再來呢？

我仍然幻夢着，期望着，等待着。

不知何時它會停止。

不知何時，人不再能感覺什麼。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回來陪我玩！」

那男孩的叫聲聽來多麼有活力，多麼響亮而熟悉啊！

那是誰呢？

那是我麼？我的孩兒麼？阿雄麼？

我完全醒了過來，躺在床上閉着眼睛聽那男孩的叫聲。他一遍又一遍地，用力地叫着，聲音都快叫啞了，還在扯高嗓門叫着：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回來陪我玩！」

「媽媽！媽媽！——」

啊，不要叫了吧！不要叫了吧！我在心裏祈求着那個孩子。你的叫聲會把我弄瘋了！我的心緊緊的縮着，痛苦着，你曉得麼？你爲什麼還要再叫呢？你真的要把我弄瘋麼？

哦！今天我一定要去看你了！今天一定要去看你。去摸你的頭，帶你上街吃冰淇淋、看汽車，叫你喊我媽媽，你會麼？你肯麼？如果你喊我媽媽，只要那麼輕輕的一聲，我會高興得發抖了，會用顫抖的雙臂把你摟得緊緊的，親吻你那圓而紅潤的小臉，一次又一次的喊你——嗯，喊你什麼呢？啊，我喊你——波波，好麼？我就叫你波波，我要把你帶回家來，陪你玩，和你做遊戲，說故事給你聽，你高興麼？

波波，你知道我在這樣想麼？你爲什麼還在叫呢？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回來陪我玩！」

不要再叫了吧！不要再叫了吧！波波，今天我要去看你了，去陪你玩，你不要再叫了吧！你的叫聲好像一把針頭扎着我的心，撕扯着我的神經，使我除了大聲喊叫就不知怎樣才好了！

我從床上站起來，拉開窗簾就看到了他，看到我的小波波。今天他穿了一件白色的小背心和一條灰色的短褲，站在馬路邊看着馬路的前端，是在看他媽媽遠去的背影麼？她早已走遠看不到了吧？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呢？做什麼的呢？每天晚上，大約十二點我還躺在床上看書的時候，就聽到那孩兒家的門口響着計程車停下的聲音，我猜測那便是波波的媽媽回來了。我傾聽着汽車停下又走遠的聲音，聽到大門關上的聲音，然後，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只有風打在枝葉的聲音，一陣又一陣。

幾乎已變成一種習慣了，我要等這汽車回來以後才能睡着。

越過圍牆和一塊空曠的公園預定地，就是波波家的房子。那是一幢漂亮的平房，有一個很大的紅門，磨石子的圍牆，裏面種了芒果、夾竹桃、聖誕紅，院子中間還搭了一個很大的方形葡萄

架。

這個時候，我的波波仍然站在那裏望着馬路的前端，紅色的大門敞開着，一個紮辮子的女佣在院子裏晒衣服，一隻白色的狐狸狗在臺階上躺著。

「嘿！」

我多麼想這樣叫他一聲，讓他側過臉來看我。我幾乎想把那個字喊出來的時候，卻又縮回去了。不，如果他側過臉來，我要怎麼辦？我呆呆的凝視着那個孩子，突然強烈的想起了冬林。

「冬林！冬林！」我低聲的叫着。

他在信上常說：

「——我想擁抱妳……」

「——我看到妳靜靜地在遠遠、遠遠的雲上微笑……」

「——我感覺妳像黑夜的一隻螢火蟲，繞在我的身邊飛……」

啊，不，冬林！我在這裏。我是在這離你很遠很遠的地方；在這缺少了你的城堡。我不屬於那裏的硝煙，不屬於那裏的廝殺，不屬於那裏的人以及人、宗教以及宗教、政治以及政治的爭奪。我在這裏，這和平安寧的土地上。

「親愛的，只要兩年就回來！」

我們還住在鄉下的時候，他有了去那邊工作的機會，他每天回來求着我：

「只要兩年，很快的呀！」

我總是哭着，叫着，顫抖着。

「如果你被炸死了呢？」

「不會的，親愛的，我會回來的。」

「如果你不會呢？爸爸和哥哥，回來了麼？」

「我會回來的。親愛的，即便是死了，也是有意義的。」

他於是就走了。他不能因為我傷心而不去。他是男人！

我想起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是一個嚴肅、好靜、喜歡思考、喜歡看書的人。每天下班回來要仔細的看報，洗完澡他要花兩小時的書，或者靜靜地思考什麼問題。和我正好是相反的；我是一個隨便、好動、粗心而且懶得看書的人。

「妳為什麼這麼懶？看書對妳是好的呀！」

每次他看我好久不看一本書，就急着要說我。每天晚上睡覺前躺在床上聊天的時候，他對我說一些在學校裏發生的趣事，然後，他就開始了對我的教育；英國某某篇、法國某某篇、俄國的、美國的，從文學流派到年代背景、思想內容、人物塑造、存在價值，全部分析。我總是很注意地聽在他的臂彎裏傾聽着，慢慢我就睡着了。慢慢我就忘記了。

我是健忘得多麼可怕呀！對於一些瑣碎的事情，我簡直是毫無記憶的。冬林對於我把看書也列入瑣碎的事情，覺得疑慮，生氣而又無可奈何！其實，我是很愛看書的，只是花在那上面的時間比較少罷了。

然而，並不是全然沒有記憶。有一些東西，屬於生命裏鮮活而躍動的一部分，不管它發生的時間已有多久，我仍然覺得像前一分鐘才過去似的。而這些，包括着很久以前的孩提時代，包括

沒有出生就死了的孩兒，以及阿雄的哭聲：「媽媽，不要打我！我喜歡妳。不要打我。媽媽！」我的媽媽呢？

我沒有力氣再站在窗口了，我又躺下床去全身微微的顫動着。

「媽媽！媽媽！」

這麼久了，我仍不能忘記那個小女孩；那個和此刻站在馬路上的波波一樣，盼望着媽媽來陪她玩的小女孩。那時我們住在城裏的三層樓上。我、媽媽、哥哥和傭人阿珠。每天早上，媽媽很早就打扮好，說她上班去，帶糖和餅干回來給我和哥哥吃，講故事給我們聽。我和哥哥送媽媽下了三樓的樓梯，媽媽就叫我們趕快上樓去，她說：小孩子沒大人帶着，不要自己跑到街上玩，不然會被兇巴巴的大汽車吃掉了。我們站在樓梯口看媽媽下樓去，我和哥哥舉起手叫着：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買糖回來給我們吃。」

然後，我們趕快穿過客廳，跑到陽臺上，從鐵柵欄望下去，媽媽正穿過馬路去對街的車站呢。

「媽媽！再見！妳要早點買糖回來給我們吃啊！」

我和哥哥在陽臺上叫着，每次媽媽走到車站就會揮着手帕和我們笑着。

「媽媽笑起來好漂亮喲！」我總是對哥哥這樣說。

「媽媽今天一定會早點回來。」哥哥說。

然後，汽車來了，載走了我的媽媽，以及很多和媽媽一樣要去上班的人，然後，阿珠就會來把我們帶進去換衣服，送我們去幼稚園。老師教我們唱好多歌，教我們跳舞。我到現在還記得，

當我懷着我的孩兒時，我曾每天夢着把這些歌唱給我的孩兒聽，教他唱，教他跳。然而這一切呢？我的孩兒呢？哦！那個瘋婦！那個瘋婦！

從幼稚園回家吃過中飯，我記得阿珠總要帶我們睡會兒午覺，然後我和哥哥就起來在客廳裏唱着、跳着。哥哥常對我說：

「等一下媽媽回來，我們唱給她聽，好不好？」

「好！」我說：「我們要大聲的唱，讓媽媽以為我們很了不起。」

但是，媽媽什麼時候回來呢？我們只有早上起床到媽媽去上班的這段時間能夠看到她。我和哥哥猜想：媽媽一定在晚上我們睡覺以後才回來。我和哥哥有一次約定晚上不去睡覺，等媽媽回來。阿珠帶我們上床，我們就大聲的哭起來，大聲的叫着：

「我要等媽媽回來！」

「媽媽要很晚才回來的呀！」阿珠說。

「不管，我們要等。」

我們就是要等，弄得阿珠一點辦法也沒有。她不讓我們到樓梯口去等媽媽，也不讓我們去陽臺等，我們於是坐在客廳唱歌。唱着，唱着，我們終於等到媽媽了。媽媽來吻我的頭，又吻哥哥的，我們在床上醒了過來：媽媽穿着睡衣，天已經亮了！太陽照在陽臺上，我看到玫瑰花上的露珠被照得閃閃發光。那時，我的四歲的心靈就有了一個感覺，就是無論我們如何渴望，如何努力，在早晨送走媽媽之後，我們是等不到她回來了。然而，也就是在那天早上，我們送走她之後，她就永遠沒再回來。

我到現在不能明白，爲什麼在我四歲的時候，就能那樣深刻的感覺到死亡，並且毫無保留的記憶這件事。我的小小波波，此刻我躺在床上看見你了，你還靜靜地站在馬路上眺望麼？當你長大之後，你是否也會像我一樣，把你孩提時感受到的東西，重新完整的回味呢？

那天早上，我一滴眼淚也沒流，哥哥也是，我們只是傻傻的站在陽臺上，看到一輛紅色的街車在清晨的街道駛過，兩排柳樹搖呀搖的，我們很快就看不見那輛街車了，也從此看不見我們的母親；每天早上起床來吻我們的母親。

哦！媽媽！

那輛街車走後，我的四歲的小心靈才意識到妳是愛我們的。在那之前，即使妳每天早上來吻我的臉頰，我的心靈也是冷漠的，好像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一樣。我是多麼愛妳啊！媽媽！但是妳爲什麼不在家陪我們玩？爲什麼一早出去，而不知什麼時候回來？而變成永遠不再回來？那輛街車把妳載到哪裏去了呢？還有那我們從沒看過的父親。有一天早上妳說他在很遠的地方打仗，是什麼地方呢？爲什麼不回來呢？

「媽媽！再見！媽媽！——」

那天早上，我們像往常一樣，送媽媽下樓去，然後穿過客廳去陽臺上喊着：

「媽媽！再見！媽媽！早點買糖回來給我們吃！」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叫着，媽媽終於下完樓梯走到街道上。在平常，媽媽聽到我們那樣叫的時候，一定等走到了對街才舉起手來向我們微笑的。而那天，媽媽，妳已預感到什麼嗎？或者，妳毫無預感？妳剛走到街心聽到我們這樣叫，就停在街心回過頭來向我們揮手微笑着，還大聲的

說：

「媽媽今天一定早點回來！」

然後，妳再回過頭去，我看到妳倒了下去，一輛汽車緊急停住，一大堆人在那裏圍起來。然後，那輛紅色的街車慢慢看不見了，我和哥哥傻傻的站在陽臺上。太陽慢慢熱起來，天空的雲還是一塊一塊貼着，我們沒有流淚，也沒有喊叫，只是靜靜地看着一切發生，一切結束。我們好像感覺到了什麼東西，又好像從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毫無感覺一樣。

——我們從母親的日記得知，她最先是在佐藤先生家當管家。佐藤先生回到日本後，她在一個喪偶的本省人家當管家；並且和那個獨居的叫張達的五十歲男人有着微妙的感情，那時距離父親在菲律賓喪亡已有兩年了——

——對於父親，我們是沒有記憶的，我們只從照片上看到一個瘦而且高的男人。在我們的幼年，我們不知道有父親的存在。所以，對於他的死亡，我們是漠然而且無知的。我的父親，正如母親在日記裏所說的，是戰火裏的一粒砂石。而且，被戰火焚毀了！——

——我們從很多傳說裏知道，在二次大戰期間，很多臺灣男子被日本軍閥征召，同時使許多女人變成寡婦。我的父親和母親，只不過是這衆多人之中的一對罷了。從這個觀點去看，似乎是正常並且沒什麼可悲哀的，然而，從這衆多人之中的任何一個個體感情去看，這種變化是很大的，尤其是對局勢沒有認識的懦弱的女人。

——我很明白，我雖然不喜歡冬林去參加那個戰爭，雖然不喜歡戰爭帶來的殘酷和悲哀，但是，這一切都是沒有理由埋怨的。無論戰爭帶給我們任何最壞的一切，我們都必須忍耐和承受，

因為我們所支持的戰爭，將會把我們所渴望的和平帶來。我們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完美的、和平的、安寧的世界。有時面對這破碎的局面，這被分割的哀痛，戰爭的恐懼和悲哀便再也不會在心裏激盪，我們的血脈只沸騰着一種渴望，像哥哥以前從金門來信所說的，對於戰爭的渴望。雖然，冬林參加的戰爭和我們自己要從事的戰爭，本質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自己的戰爭呢？這被分割的哀痛，這戰爭不起來的沉寂有時使我們苦悶。但是，我們不會絕望，我們等待和渴望戰爭把我們希望的和平、完美以及我們希望擁抱的土地，帶給我們。雖然，我的母親是那樣的去了，我的父親和哥哥是那樣的去了，我的丈夫，正在一個隨時有轟炸，隨時可能傷亡的國家。

冬林，現在你在做什麼呢？你起床在看報了麼？或者，你站在旅館的陽臺上凝視遠處的山巒？或者，你正在給我寫信？或者，你躺在床上抽煙，想像我變成什麼樣子？

我瘦了很多。我很神經質。我時時恐懼並且時時準備在接受什麼來臨。我很寂寞，每天到處亂轉，使自己疲倦。我看一些難懂的理論書籍，使自己昏然入睡，早晨醒來不再有你的擁抱，我每天在那孩兒的叫聲中醒來。你知道麼？那孩兒每天站在馬路那邊叫：「媽媽！再見！媽媽！早點回來陪我玩。」冬林，你知道麼？那孩兒吸引了我，今天我要去看他了。

哦！波波！

我的小小波波，今天我一定要去看你了！你曉得麼？我要把你帶回來，教你唱歌，說故事給你聽，你高興麼？你會抱着我親吻，喊我媽媽麼？你會麼？

哦！波波！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你說是麼？今天我一定要去看你了。像以前我們住在鄉下時去看阿雄一樣，今天一定要去看你了！